



链滴

消失的燕子、喜鹊和乌鸦

作者: [suqixu](#)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497864121784>

来源网站: [链滴](#)

许可协议: 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最初，他才牙牙学语，另一个他尚未出生。站在桌子边翘首仰视的我，只能看到碟子和碗的边缘。彼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在，外婆和大舅也偶尔会来。

我们住的是用泥草筑成的房子，用帘子隔开来，这房子至今仍在，只是屋顶已空了一片。若是雨天，里会出现一小片瀑布，若是晴天，那里会有阳光漫泄而下，形成一根巨大的光柱，无数尘埃在光柱里是群魔乱舞。长大后我读海子的诗，每读到《女孩子》这一篇，都会想，海子心中泥草筑成的房子是是也这模样。

吃饭时，桌子就摆在房子中间。房梁上有燕子和喜鹊来回。他们坐满了一大张桌子，我听见喜鹊和燕的叫声，听见他们碗碟碰撞，筷子起落来去，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他们其乐融融，言谈甚欢。我听见她，来吃。小小的我立刻张开嘴，吞下一根面条。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她，可只能看到几颗衣服上的纽扣。

有时，她又是疯的，病时口齿不清，思维混乱，饭前总要先煮她的药。渐渐我们的房子变成了一个药。中药的苦味在房子里经久不散。

有一天，她消失了。她的衣服和所有物品都烧掉了。另一个他来到了我们家。柳条编织的婴儿篮里躺哭哭闹闹的他，皮肤皱皱的像个小老头，没有睁开眼睛，只一个劲地哭。篮子边，我静静地看他，继无师自通轻轻地摇，终于这陌生的小东西不哭了。

不久，奶奶也消失了。她的衣服和所有物品也都烧掉了。燕子和喜鹊飞走了。我听见乌鸦在屋外的树上叫个不停。我用石头砸它们，它们却张开黑色的翅膀，从树枝上一掠而过，所过之处，黑色的羽毛簌下落，像极了一大片疲倦的蝴蝶。

过几天，那个陌生的小东西不见了。我缠着大人问，他哪里去了。说，不知道。之后再也不敢问了。

两年后，爷爷也消失了。他的衣服和物品也都烧掉了。

后来，我终于可以很容易地数清桌子上剩下的人。我们咀嚼着食物，沉默不语。房梁上再没有燕子和鹊，外面的树枝上也再也没有乌鸦。

注：文本的房子已于几年前拆除，我们也举家搬到了村子另一头，原来的地方只剩下一片废墟和离离草。后来，我二妈他们在上面种了一些蔬菜和玉米黄豆之类的粮食。